

电影文学剧本

东进！东进！

所云平 史超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I 235.7/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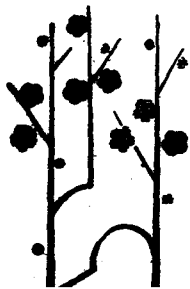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文学剧本

东进！东进！

所云平 著
史超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79·北京

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写1940年夏，陈毅同志为执行毛主席发出的“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”的指示，率领新四军渡江东进，在黄桥一战克敌制胜的故事。

剧本生动地刻画了陈毅同志正确区分敌、我、友，运筹帷幄、坚毅果敢、料敌如神、指挥若定的雄才大略和他豪爽正直、雍容大度、幽默诙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。剧本对赵勇等指战员以及反面人物的描写也颇有特点，再现了当时的战斗生活，亲切感人。

东进！东进！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 物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+ 插页：2 字数：96,000

1979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0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 323

定价：0.38元

—

太阳高照。

稠密的子弹打在一面破帆上，布片纷纷落下。

船上两名新四军人员。其中一个手持匣子枪，另一个紧握步枪，押解着一个捆绑着双手的犯人，来不及船靠岸，仓忙跳下船，涉水跑上江岸。

日舰上，日兵伏在机枪上跟踪扫射。逃者脚下，沙滩上掀起朵朵弹花。

逃者拼命奔跑，拐进一个江汉，陡峭弯曲的江岸遮掩住他们，子弹在他们上空丝丝飞过。

二

此时已是黄昏，河水由明转暗。

三个人沿着湿漉漉的河岸，蹒跚地走来。常根生走在前面，两个军人在后面跟随，由扛枪的战士牵着绑在常根生手上的那根长长的绳子。

三

一艘抛锚停驶的大帆船。谷盈立在舱板上，他身材瘦

小，精明潇洒，穿着灰色军衣，腰间别着裹着红绸的手枪，对路过的三人问道：“从哪来？”

“江北。”

“哦？”谷盈望了望立在船下的常根生，“这怎么？”

干部抬眼打量谷盈，看神态，看背后立着的警卫员，觉得有些来头，于是立正回答：“我奉皖南军部项政委的命令，押解犯人常根生归案法办。”

“他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今春他打着我党我军的旗号，拉起一支百十人的队伍，韩德勤向蒋介石告了我们的状，搞得项政委伤透了脑筋。”干部一面说，目光不住向舱里膘去。舱里一人，宽宽的肩膀，头发不长而蓬松，身着浅蓝色绸大衫，背对着他。

谷盈又问：“项政委打算怎样处理？”

“项政委指示，苏北有国民党几十万军队，我们在那儿发展武装，势必引起磨擦，破坏统一战线。谁破坏了统一战线，党员开除党籍，军人军法从事！”

穿绸大衫的人突然从窗口转过身来，怒不可遏：“好一副投降主义的嘴脸！”

干部眼珠子瞪得大大的，厉声斥道：“你！”

“我是陈毅！”

干部惊退，立正敬礼：“陈总指挥！”

陈毅走出舱：“常根生我留下了。”

干部：“项政委的命令要押回军部！”

陈毅：“我对党负责！”

常根生跑过踏板，一下子扑到陈毅的怀里，恸哭起来。

四

船舱里。陈毅、谷盈和常根生围着方桌吃饭。

常根生边吃，边叙述往事：“我们好不容易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夹击下发展起来，没想到项政委派人来抓了我，解散了队伍，又请了个国民党去当县长……”

陈毅：“你是党员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就拿出共产党员的气魄来，杀回去，重新拉起队伍，把国民党那个鬼县长赶走，你敢不敢？”

常根生匆忙咽下嘴里的饭：“只要陈总支持，我什么也不怕！”

“我算老几？”陈毅双手一摊，“五月四日，党中央、毛主席发来了指示，要我们不受国民党的限制，不要他那个纸片片子的委任状，不稀罕他给的几个臭钱，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。……”

常根生兴奋地：“这下子我们的手脚可松开了！”

“个别领导同志，对国民党俯首贴耳，不执行中央的指示，弄得新四军至今没有一个窝窝立脚。我们硬是要杀过江去，把苏北建设成抗日的根据地！”

常根生更加兴奋：“哈！那我们打鬼子有依靠了！”

陈毅：“可是，国民党那个江苏省主席韩德勤，命令泰州二刘把我们过江的几千人包围在郭村，企图全歼。”

常根生眉飞色舞：“二刘哪里是对手，听说孟司令、赵司令已经从郭村反击，正猛追一个点，赶得刘大麻子屎滚尿流！”

“糟糕得很！”陈毅悻悻地说，“追啥子追嘛！”

常根生一愣：“怎么？”

“韩德勤会给孟司令、赵司令喝采的！”

常根生惊异地大睁着双眼，难以理解地望着陈毅。

陈毅：“你，马上陪我过江！”

常根生：“江上，鬼子封锁很严！”

“有啥子了不得！”陈毅口气坚决，离开了饭桌，走出舱外，叉腰望着夜色苍茫的远方，“拖延时间，要误大事！”

五

韩德勤公馆。

书房。

韩德勤卧在藤椅里。他面孔白晰，留着密髭。手持一本线装书低声默读。

“敌已明。友未定。引友杀敌。不自出力。以损推演。按敌象已露。而另一势力更张。将有所为。更应借此力以毁敌人。……”

他神态颇不安宁，眼光不时离开书，向窗前一瞥。

窗前，一剔明透亮的红木台桌，上放电话机一座。韩德勤的三姨太太守在一旁。她年有三十，衣着素雅，容貌虽美，但面不挂色，冷若冰霜。

韩德勤又向窗前膘了一眼。

电话铃响。三姨太太接完电话，孃孃走到藤椅边。

“德勤，参谋部报告，新四军追击二刘，已接近泰州。”

“天助我也！”韩德勤兴奋立起，书从他身上滑下。

六

在数里宽的横面上，成千上万名国民党败兵，象放了羊似的往北溃逃。

后面跟着追兵。

镜头俯下。年轻精悍的三纵队司令员赵勇，手持日军战刀，大步向前跟进。一群参谋和警卫人员紧紧随后。

斜侧里，数骑者飞驰而来。渐近，为首骑者文雅秀气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在赵勇面前勒住了马，指着河彼岸的泰州城。

“老赵，到了泰州城下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赵勇顺手一刀，将身旁的小树斫断，指着勇猛追击的我军：“打进去，活捉二刘！”

七

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。

作战室里。少将副总指挥刘玉坤对着耳机叫骂。他秃头冒汗，脸上的麻子紫红。

“娘的，不准退！谁退，我他妈枪毙谁！”说罢摔掉耳机，走到地图前，无心地看了一下，怒从心起，猛将地图扯下一片。

中将总指挥刘世仪风尘仆仆，面带怒容，匆匆走进作战室。后面跟着提公事包和皮箱的随从人员。他一进门，虽极力克制内心的愤怒，但还是在语气中流露出不满：

“玉坤，我去兴化之前，再三嘱咐你，让韩德勤和新四军去斗，我们坐收渔翁之利，没料到……”

刘玉坤气恼地骂道：“他娘的，当初韩德勤甜哥哥蜜姐姐，把我推上第一线；如今，他一毛不拔，看着我们完蛋！”

“这就叫政治。老弟，政治交易无信义可言。”刘世仪长叹了一口气，拣起撕了的那片地图，看了一眼，语调坚决，“加强工事，固守泰州！”

他蹒跚地走出作战室，到了一座大厅。大厅空荡、死寂，他疲惫地坐进一把太师椅里，眼睛望着天，心灰意懒，感到前途茫茫，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：“尽人事而听天命吧！”

八

河岸。

新四军战士沿着河堤一字摆开。

孟器宇、赵勇立在岸边观察，从望远镜里了望泰州城。

不时落下几发从泰州城里发射出的炮弹，在周围爆炸。一颗炮弹呼啸着飞来，孟器宇、赵勇趴下，炮弹在堤上爆炸。

赵勇抖掉身上的泥土，微带怒意，命令：“司号员，吹冲锋号！”

话犹未尽，一匹汗如水洗的战马驰到堤下，参谋冯逊勒紧嚼口，战马停蹄，头高仰。

“报告！上级命令，停止进攻，原地待命！”策马离去。

赵勇急问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”

冯逊调转马头，重复说道：“上级命令，停止进攻，原地待命！”缰绳一提迅速跑开。

孟器宇寻思道：“哪个上级？”

赵勇斩钉截铁：“用不着问，这种混帐命令准又是皖南机会主义者提出来的。不理它，我们听总指挥部的。司号员，吹冲锋号！”

司号员登上河堤，冲锋号声响起。

战士们勇猛地越过河堤，跳到河里，向河对岸冲去。

赵勇挥动指挥刀，带领指挥所人员，蹚过河。

司号员用力吹冲锋号。一骑猛地窜上河堤，从司号员身边急驰而过，顺手从司号员手中把军号抓去。

司号员一愣，紧跟着追上，抓住陈毅的腿，就要拼命。无意抬头一看，认出是陈毅，吓了一跳，慌忙敬礼。

“陈总指挥！”

陈毅：“命令部队，停止攻击！”将号扔给司号员。

九

停止进攻的军号声。

正在攻击的部队战士闻声停步，疑惑地回头张望。

赵勇愤怒地大步朝河堤走来。

赵勇满面怒容，大步跑上河堤，迳直奔向司号员，厉声斥责道：“谁叫你吹停止攻击号？”

“我！”

赵勇回身，见是陈毅，忙收刀跑了过去，敬礼：“陈总！”

这时，孟器宇也赶了过来，敬礼：“陈总！”

陈毅：“我准知道，再晚到一步，你们这两个冒失鬼要给我闯祸！”

孟器宇尴尬地嘿嘿一笑。

赵勇眼睛瞪得老大，想要说话。

陈毅：“传达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进泰州。”

赵勇急了：“马上就拿下来了！”

陈毅：“违令者杀头！”

赵勇无可奈何：“执行命令！”

— 〇 —

韩德勤公馆，卧室。

窗前的红木桌上，放着一个大信封，上书“呈韩主席”字样。韩德勤坐在桌边，只听他嗯了几声，通话就此结束了，但他仍握着耳机未放，陷入思考中。

他的三个姨太太都立在他身后伺候。

年轻的三姨太太从韩德勤手中取过耳机，趋近韩德勤的脸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韩德勤好象方醒过来似的，从大姨太手中接过茶，漱了一口，说：“兆头不妙！陈毅一过江，就命令停止攻打泰州……通知林太远，叫他随我去见二刘！”

— —

赵勇坐在瓜棚下的木桌前，托着腮，闷闷不乐。

一个年轻的女战士，高高兴兴地跑来。

“赵司令！”

“你是——？”

“我叫张琪。军服务团的。我想跟您的老红军团队，一块冲锋陷阵，打进泰州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的部队不打泰州了。”

张琪惊讶地问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赵勇：“上级的命令！”

“我不明白，上级为什么会下这种命令。”

“这个嘛，……以后再告诉你。”赵勇不耐烦地离开瓜棚，走进一所院子。

张琪跟着跑进去，将赵勇拦住，凑在他耳边，天真地问：“是军事秘密吧？”

赵勇哭笑不得，说：“啊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个服务团员，唱好歌，演好戏就得了，干嘛什么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？”说着，绕过张琪向屋里走去。

张琪紧跟不放：“你当司令的，为什么不当面宣传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A、B、C、D，讲明白不就得了！”

赵勇两手向腰里一叉：“嗨，你这个二道毛子嘴巴好厉害！”

张琪调皮地也把手向腰里一叉：“是请首长帮助提高我的政治水平！”

赵勇烦躁地一挥手：“去，去，去！再罗嗦我可要骂人了！”

张琪嘟囔着：“军阀残余！”

赵勇：“什么？”

张琪大声：“军阀残余！”

赵勇生气：“我，我对你已经够耐心的了！”

在屋里的陈毅、谷盈和一些干部早已看到他俩的争执。

“怎么回事，赵勇？”陈毅首先发话了。

张琪急跑过去，抢先告状：“报告陈总，赵司令打击我的积极性。”

赵勇借题发挥：“她要跟着我的部队去打泰州！”

张琪：“他说是您下的命令，不准打泰州。”

赵勇：“她还非要问个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还什么哎、比、谁、低不可，我无法解释！”

陈毅转向孟器宇：“器宇同志，你呢？”

孟器宇举起电报：“我正在学习。”

陈毅问他身旁的一个举止端庄、腰间佩带手枪的干部：“梁平同志，你呢？”

梁平平时沉默寡言，他严肃地回答：“我认识片面。”

陈毅又问干部们：“你们谁回答赵勇的问题，为什么不打泰州？”

干部们：“还是请陈总解释吧！”

陈毅笑说：“谷总啊！看来赵勇在发动群众对我们施加压力了。”

赵勇拿出战士们的请战书：“还用得着我发动！”

陈毅：“你是怎样教育你的部队的？”

赵勇：“我的部队？不是你的部队？”

陈毅：“你是纵队司令。”

赵勇：“你是总指挥。你没教育好我，我怎么能教育好部队？”

陈毅：“嗨，你出息得不错呀赵勇，学会倒打一耙了！”

赵勇：“实说吧，要不是我亲耳听到，杀我的头我也不会相信，你陈总会下这种机会主义的命令。”

陈毅：“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过江前就准备好你赵勇要来跟我抬杠的。谷总，你来给我们赵司令上一课吧！”

— 二 —

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。

客厅。

韩德勤神态和蔼，语调委婉：“刘总指挥，郭村失利，本人万分痛心，特来向贵部将士表示慰问。”

刘世仪不动声色：“谢谢韩主席的好意。”

“看来新四军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泰州了。”韩德勤挑拨地说，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总是向二位的防地步步进逼呢？”

刘玉坤性起，拍案大怒：“脑袋掉了不过是个疤！老子和他们拼啦！……”

韩德勤：“是啊！”

“玉坤！”刘世仪制止刘玉坤，转对韩德勤，“我们准备撤离泰州！”

刘玉坤惊讶地望着刘世仪。刘世仪向他使眼色。

韩德勤亦感惊异，不禁连声啊啊。但马上悟出其中道理，哑然一笑，以目示林太远。

林太远是苏北游击指挥部的指挥官，留着小平头，脸蛋子刮得光溜溜的，满面红光，他体会到韩德勤需要他讲话了。

“这分明是决堤放水！”

刘世仪：“林指挥官，此话怎讲？”

“新四军占领了泰州，就会象洪水决了堤，扑向姜堰、黄桥、曲塘。”

“韩主席和林指挥官在黄桥、姜堰、曲塘一带拥兵数万，岂容新四军向那里泛滥？”

“算了吧，世仪兄！我就不信，放弃了泰州，”林太远得意地哈哈一笑，“二位到哪里占山为王？”

刘世仪恼羞成怒，刻薄地反问：“韩主席、林指挥官的意思，是不是让我死守泰州，为二位的防地筑堤挡水？”

林太远语塞。

韩德勤十分不悦，面孔象一块铁板，站了起来，在屋中踱来踱去，气色又渐渐缓转：“世仪兄老于政界，何以最近日本人停止大举进攻？哈哈……相互……相互之间有默契嘛……我透露一点蒋委员长帷幄运筹的机密。华北华中日军撤兵正在酝酿之中。可是，不消灭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日本人肯轻易退走吗？啊？——啊——？总要等价交换吧！”

刘玉坤：“韩主席，哑谜我听不懂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是不是蒋委员长和日本人私下做成了买卖，日本人退出一部分地盘，共产党由我们来收拾？”

刘世仪急忙制止：“玉坤！”

韩德勤毫未在意，按照他的思路继续说下去：“苏北

应是我国府统治下清一色的苏北，决不容忍共产党有一兵一卒。现应趁陈毅立脚未稳，一举歼灭，不留后患。世仪兄，你意如何？”

刘世仪：“韩主席所讲，都是有关全国以至苏北的战略大计，非常重要，非常！但敌部郭村一战，损失近万人……”

韩德勤：“这点嘛，世仪兄大可不必顾虑。我派保九旅、保四旅前来归你指挥。至于林指挥官……”

林太远爽快地说：“我出三个团。为了消灭新四军，就是要我的脑壳，我林太远也决不含糊！”

刘世仪：“那么我就仰仗韩主席了。”

韩德勤见目的已达，暗自高兴，但却不动声色，仅仅露出一丝不易为人觉察到的笑容。

— 三 —

农舍中。

八仙桌上摆着地图，赵勇和干部们围在四周。

谷盈指着地图。地图标志得非常明确，代表新四军的是红色，代表敌人的是黄色。地图上除几个小红点和几面三角膏药旗代表日寇占领的城镇外，其余象泛滥的黄水，将整个地图淹没。

“敌人几十万，地盘都是他们的，有人有粮有钱，而我们，人不过万，地无一片，随时都可被消灭！”